责任编辑 博雅
版式设计 李媛
版式校对 刘芳

清宫里出来的东西大多是皇帝使用或收藏的，它一定是宝物。相信有这种想法的老百姓绝对不在少数。但是实际上，清宫藏品照样鱼龙混杂，珍品虽多，假货也不少。

清代皇宫里的假货：

太监偷卖真品 买赝品充数

乾隆误收藏《谢赐御书诗表》赝品

清宫养心殿里藏有一幅宋代李公麟的《免胄图》，又名《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图》，落款为“臣李公麟进”。该画曾被录于清代专门收录宫廷收藏的《石渠宝笈续编》一书，画卷描绘唐代名将郭子仪说服回纥大破吐蕃一事。但是直至清室败落，很多鉴赏专家见到画作后才发现，虽然画面协调、用色落笔等均有古风，白描人物也极具宋人风采，但是更多证据显示，这幅画却不是出自李公麟手笔，而是后世仿品无疑。

再举一个例子。据档案记载，清代内府里曾藏有宋代大书法家蔡襄的楷书作品《谢赐御书诗表》。但是这幅字当时竟然有两个传本，内容也都一样，而且均是法行墨持重，措笔安和，字字端严劲实。当时人们对此并未太多留意，故也无法作出翔实分辨。因此，其中有一幅字就很轻易地被乾隆皇帝赏给了皇六子永瑢。后又被日本收藏家中村不折所获。而剩余一幅则一直留在清宫，并被乾隆皇帝刻入《三希堂法帖》。百年之后，专家整理清宫遗物，才发现留下的这幅字虽也有一定文物价值，但恰恰是赝品。

书画如此，瓷器、金石等收藏出问题的也不在少数。据终身从事故宫文物研究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专家那志良老先生生前回忆，自己当年清点清宫文物时，发现有很多“大明康熙年制”的错款瓷器。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认为清宫里的清代瓷器大多是官窑所产，怎么能容许出现如此错误？但是经过专家鉴定才发现，这些瓷器大多都是清后期私人烧制的仿冒货，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假货。

还有如古墨古砚，一直是清代皇帝非常钟爱的东西，宫廷里这类收藏也有很多。乾隆皇帝还为此专门下令编修了《西清砚谱》一书来记载这些皇家藏品。但同样，通过今天的科技分析手段，研究人员发现当年乾隆爷的这些宝贝，有部分款识是很靠不住的。

名宦高士奇充贡名画多数为仿品

看到这里，很多人或许要问，这么多假东西是怎么流入皇宫的呢？难道入宫之时就不作辨别吗？当然不是，鉴定要做的，而且还算严格，只不过难免会出现人为问题。这些人为问题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两类情况。一是清宫收藏中有些是前朝遗物，有些是入清后大臣们的贡品。虽然当时也作鉴定，但走眼的时候很多，因此一开始收藏就将赝品当成了宝贝。

据史书记载，康熙时期的名宦高士奇，深受皇帝信任，于是为报知遇之恩，高士奇常常拿些名画充贡。但是等到他老了，写了一本书叫《江村书画目》。这时候人们才知道，他藏的画共有九类，其中有所谓“永存珍秘”的，都是真品，往往自己保存，绝不示人。而呈送给康熙的，有不少题写着“赝迹且值极廉”。

清宫里曾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乾隆时期有位臣僚追随皇上多年，乾隆爷见他办事老练，就给了他个做外官的机会。要知道当时的外任官收入丰厚，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肥缺。见皇帝这样青睐自己，这位仁兄当然很是感动，于是就利用闲暇，收集了十多幅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字画献给皇帝。可是乾隆只看一眼礼单，就大笔一挥写道“假的，不要”。当时这位仁兄就蒙了，不明白为什么，很是郁闷。后经多方打听才如梦初醒。米芾一字千金，存世作品又很少，一次能买这么多，乾隆爷当然不相信。真可谓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

太监瞒天过海，卖掉真品买回赝品充数

当然，乾隆皇帝虽然眼光独到，但看走眼的时候也很多，他所认定的很多真迹，后来证明就都是假货，而被他厌弃的诸如《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倒恰恰是传世珍品。

乾隆皇帝的收藏中尚且有假，以后皇帝诸如嘉庆、道光等人本身对古玩字画不是很感兴趣，再加上他们少有如乾隆那样的艺术修养。遇到万寿节之类节庆，各地督、抚、关差、织造等人例贡中搭配几件古字画，在贡单中开列出来一些大名头，例如元代的黄公望、王绂、吴镇、倪云林，明代的文徵明、沈石田、唐寅、仇英等的假货摆样子，不久就束之高阁。因此，自乾隆后清宫新入藏品假货更是越来越多。

第二种情况则是太监们在入藏的宝贝上做了手脚。清代的太监权力虽然不如过去那么大，但是他们毕竟是皇帝身边的人。很多贡品、珍玩往往都经由他们调度。于是一些既想巴结皇帝，又拿不出好东西的朝臣，就想办法拉拢太监，给太监一点好处，将进呈皇帝的礼单写得很贵重，实则只是买点假货交差。

清宫的太监不但善于在皇帝眼皮子底下滥竽充数，更是善使移花接木之计。特别是清代中晚期以后，在内忧外患面前，皇帝们顾不得宝藏朱玩，制度监管日渐宽松，这就为太监盗宝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于是很多太监互相勾结，将皇帝所收藏的珍宝拿出去卖掉。为了掩人耳目，就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回古董摊上的假货搪塞。据有关档案记载，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永寿宫见到几只大木箱，按照题签说明，里面应该全是吴道子、张僧繇、范宽、李唐等人题款的名家名画。然而等到大家打开箱子才发现，所有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片，完全就是清晚期的仿冒品，而且仿冒质量还非常低劣。当时专家们就推断，这些东西连同那些“大明康熙年制”的瓷器都很可能是太监们上下其手、弄虚作假的结果。

总之，清宫里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全是珍品，这一点尤需如今的收藏爱好者们留意。 **摘自《北京青年报》**

更 正

上期6版“社会纪事”《社区“门长”——退休工会干部张为宁的助人故事》一文中，“张为宁”应为“张万明”。特此更正，并向相关单位、当事人、读者致歉。

■史海钩沉

朱熹为何羡慕辛弃疾？

1181年，也就是南宋淳熙八年，冬天，辛弃疾在福建上饶的带湖，闲着，做些什么来打发时光呢？带湖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空气很好，满山谷的松树和翠竹，与天上的白云融在了一个画面里，辛弃疾虽然一时不能施展抱负，但能在这样的胜景中度日，也知足了，于是感叹“万事从今足”。

于是他亲自动手，在这个地方修建房屋。一来辛弃疾有点积蓄，二来地方偏僻，费用不会太贵，他真的就建起了一栋宅院，南北有一千二百三十尺长，东西有八百三十尺宽，房屋百间。宅子里亭台楼阁皆备，池塘园林俱全，是个休闲好去处。

同时，辛弃疾在附近开垦稻田，所谓的“稻花香里说丰年”，还真不是吹的。名儒朱熹曾经偷偷地去看过，羡慕不已，认为“耳目所未睹”，算是开眼界了。

辛弃疾的生活状态始终很悠闲，他和当地百姓融洽得很，每逢带湖乡亲祭社神，用过的祭肉要分给大家时，辛弃疾也去凑个热闹，分上一份，然后和着刚刚酿好的白酒慢慢享用，那是何等惬意的日子。其实辛弃疾那年还不老，才48岁，“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

接下来，辛弃疾开始卖萌了。已是秋天，西风吹来，屋外沙沙地响。原来是满园子的梨树和枣树，果实累累，煞是诱人。当然，最受诱惑的是小孩子们，不管果树的主人是谁，他们拿着竹竿来树下打梨子和枣子，一片欢呼声。

“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杆”。辛弃疾说：不要紧，不要赶走小朋友们，我坐在这里看着他们打果实，也是一种乐趣，“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小朋友偷果子已经很萌，大朋友一旁偷看，更萌。

那一年的辛弃疾，那一年的小朋友，那一年的带湖，都刻印在中国的文学长廊里，趣味隽永。这就是辛弃疾写的《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

摘自《广州日报》